

今可隨筆



公可隨筆

王子題



今可隨筆

實價二角

著作者

曾今可

發行人

李志雲

發行者

北新書局

上海四馬路中市

一九三三年四月初版

版權所有：翻印必究

小序

一冊這樣的小書，還用得着什麼序？但我現在居然在寫所謂「序」的玩意了，豈不怪哉！

這部稿子交給北新已經一年有半了，交去數月，志雲先生說馬上可以出版。不料那時北新因代賣一本什麼不應代賣的書而被封了，這部稿子就躺在北新編輯部。等北新啓封後，又忙於出教科書，半年間沒有出過一本文藝書。今年秋季開學後，志雲先生對我這樣說：「學校都開學了，教科書也出齊了，現在可以印文藝書了。」魯迅的三閒集，冰心的冰心全集，和你的今可隨筆，都要印。一個月後，三閒集出版了，接着冰心全集也出版了。到十月五日趙景深先生來信說：「今可隨筆已於

今日付排……』照說，在這時候今可隨筆該早已出版了，今天是十一月二十四日。本月三日今可隨筆即已校過兩校了，再校一次就可以印書。不料這時候北新又因小豬八戒一書有辱及回教之處，回教徒小題大做竟向中央請願，中央也就莫明其妙的令行上海市政府查封北新書局！中國是有國法的，回教徒忘記了，我們的中央也忘記了！就說「以黨治國」，查封北新又未經過任何黨部的手續。這個笑話就鬧得比梁作友捐款三千萬的笑話還大！現在，北新已自動暫行停業，靜候法律解決。「查封」之命雖已輾轉而達租界法院，法院却尚未請巡捕房執行。（據報上說則是捕房以此案未經任何法院審理，「查封」於手續不合，拒絕執行！）因此之故，我得從容地把今可隨筆校樣拿來自行校閱一次，改正了幾個錯字。雖近日北新有復業之說，却還未實行復業，因此我又得從容地來寫這篇序文。

實在也沒有別的什麼可「序」，除了在前面已說到今可隨筆所以遲之又久還未出版的原因之外。還得要說到的是：這些稿子都是我兩年前寫的，有的是隨感而

記，有的是從我自己的讀書筆記中所抄下來的，有的是報上的新聞和朋友們說的話；嚴格說起來，這樣的東西簡直可以叫做是「雜種」。自然，拿這樣的東西去出版也是近於無聊——或者說是很無聊亦無不可。

許多朋友都很關心到我這本小書，時常有讀者到新時代書局來要買這書。還有許多遠地的讀者寫信來問這書幾時可以出版。我真是慚愧得沒有話可說！好，就這樣讓它厚着臉去與世人相見吧。最後，敬謝柳亞子先生為題書名。

曾今可 一九三二，十一月廿四日。

新時代書局編輯部。上海。

今可隨筆

一個厭世的人要去自殺很容易，一個失戀的人要忘了他或她所愛過的人却是很難。

聞每年獲得諾貝爾獎金者到瑞典京城去領獎的時候，輒於其寓中接見「花王」露茜亞女士 (Lucia)，女士為瑞典膺選之最美女郎，由女士於清晨頂七燭冠，進獻咖啡，以示敬意。這也是一種饒有劇意的古禮。

友人某君赴漢經商，想攜眷偕行，為其父所阻。他抵漢之後，就拍一電回家，

說：「我現病重，望妻速來侍疾！」其父接電，着人送其妻至漢，至則某君方治遊未歸也。

某商業機關負責人，說爲節省開支起見將內部改組，結果是將他自己的薪水增加了，將別的同事的薪水減少了。

友人吳清英君託我替他介紹一位女朋友，我介紹了一位和他同學的密赫揚給他，他把我的介紹信放在門房裏，很久很久不敢去會她。我問他「爲什麼不去會她？」他說：「怕難爲情！」我對他說：「你這樣怕難爲情，只好預備去做和尚！」

某天的一個下午，天是下着細雨，覺得很無聊。正好華林先生來訪，得破岑寂；不久巴金先生也來了，談了一會，華林先生發起到四川館去吃飯，於是邀着「

波，安仁，連我共五人，一同到麥家園一家小四川館，在樓上坐下。川菜多辣味，華林先生對巴金，一波二位說：『四川菜這樣厲害，四川人也是很厲害的！』

有一位女朋友，她故意叫我『密絲會』，她寫信給我也稱我『今可小姐』。

我送了一冊法公園之夜給密絲鄭，我要她讀完之後給我一個忠實的批評。她說：『我不是名人，我怎麼可以批評呢？』『一定要名人才可以批評嗎？』我生了一個這樣的疑問。

某女士很聰敏，我勸她研究文學，她對我大笑起來，我不明白她所以大笑的原因，我就問她。她說：『文學家的生活不是很苦嗎？一篇稿子不是賣不到幾塊錢嗎？』我於是無言。

某女士能無故的大笑，行也笑，坐也笑，說話也笑，吃飯也笑，越叫她不要笑，她越笑得厲害。我替她照相，幾次都失敗了！因為她笑的時候渾身都會搖動。

一日，我和黃君到愛國女學去會某女士，她說預備了一些南洋寄來的土產，本是要拿給我們吃的，因為被同學們搶的搶，偷的偷，都吃光了。

某女學的學生大多數都有綽號的，其著名者如「阿公」「阿媽」「娘娘」……等。據說「阿公」是姓「龔」，「阿媽」是姓「馬」「娘娘」是姓「梁」。

某女士拿了一張她最近照的半身相片來給我看。她對我說：「你不要拿到畫報上去登！」這意思就是說：「你替我拿到畫報上去登吧！」

我替某女士在黃浦灘公園照了幾張相片，頗不壞，我問她：『要拿到畫報上去登嗎？』她說：『我不高興！』我說：『如果拿去登了出來呢？』她說：『如果登了出來也不要緊，如果不登倒難爲情！』

我替某女士照的相本要拿到畫報上去登的，因爲她曾對我說：『如果你拿到畫報上去登了，我要同你打官司！』我就不敢把她的相片寄去。後來她又來問我：『我的照片幾時可以在畫報上登出來？』

華林先生的一篇浮士德與近代藝術，同時發表於晦鳴週刊，民國日報，馬來亞半月刊，時代前雜誌等處；他說：『因爲這篇文章對於中國青年，稍有貢獻之處。』

忠實的態度是爲人所讚美的，欺騙的行爲是爲人所輕視的，但忠實或欺騙皆係對事的，不是對人的，皆係活動的，不是固定的；譬如有一病人已由醫生斷定是無望了，但在病人未死之前你不能忠實的告訴他，你必須欺騙他。以此類推，則可見忠實和欺騙原無絕對的好惡；忠實如用之不得其當，有時亦可得惡果，欺騙如用之得當，有時亦可得善果也。

英雄在途窮的時候，也只得向人低頭；美人在色衰的時候，也只有背人流淚。

男子看不認識的女子一定是先從面部而身材以至腳，女子看不認識的男子則先從腳而身材以至面部；所以，女子須多施脂粉，男子須把皮鞋擦得光亮。因爲如果女子的面部粧飾得不美麗，男子便不高興看下去；男子的皮鞋是破舊的，女子也不高興看上去。

摩登女郎說：「Boys 一定要有 Girls 在一塊，Girls 也一定要有 Boys 在一塊才有趣味。」這話我很相信，不過我以為還是先要有 Dollars 才能有趣味，我並且相信 Dollars 總是出自 Boys 的——

看見朋友們在愛人面前的殷勤，周到，才知道我自己的孤傲；看見朋友們在愛人面前的小心，謹慎，才恍然我自己是粗暴！於是，我原諒先後愛過我又從我身邊逃走的姑娘們。

舊同學某君因為找不到愛人，他常自己模仿女人字跡用假名寫情書給自己，並且常喜把假信給朋友們看。據說，這方法亦是慰情聊勝於無，並且永遠可以保險沒有失戀和被敲竹槓的痛苦。窮而無愛人的朋友，真不妨這樣的自己設法來安慰自

己。有愛人的人更不應該去笑他，我們應該要憐憫他，同情他，才對。

快樂總不及憂愁那樣能易於引起人們的同情。

一個聰敏的女子往往易與普通的男子發生關係，如果有一個天才的詩人或文學家來戀愛她，她却要驕傲起來了。

我們如果發現或是遇到一位可愛的女郎，最好離她遠遠地，在我們的幻想中，她永遠是美好，永遠是可愛的。如果你一旦接近她，無論是詩意一般的相愛，在不久之間，也就會變得平凡了！

女子是你越追求她，她越要逃避，你如果不追求她，她却會來逗引你。

曾在威尼斯商人中飾白山奴少年的陳先生，一日在一路電車上遇見好幾個某大學的女生，她們一見他上來，就紛紛的談着；「這個人就是白山奴，我們看他表演得真好。」女學生人多胆也大起來了。愈談愈起勁，似乎有意要使陳先生知道她們認得他似的。這一來，弄得年輕的陳先生好難爲情，紅着臉。電車一停他就逃走似的下去了，於是又惹得小姐們一陣揶揄。陳先生在中央大學，大夏大學，文化學院等處當教授，聽說有一次在某處上課，學生們先在黑板上寫着『爲問白山奴少年，你的橫西亞小姐近來無恙否？』等字，陳先生跑到講壇上一看，不覺又微微地紅了一下臉。接着就「一本正經」的講他的書，學生們亦肅然起敬，用心聽講，不敢再與他開玩笑了。

某君服務於銀行界，以其天生聰敏，又善逢迎，數年間居然由光蛋而富達巨

萬！惟其人奸詐刻薄，無以復加；他年逾四十，妻之外，復有妾，但無子。他常對人說：『像我這般好人而無子，真是沒有天理了。』某資本家聞而笑道：『像他這樣刻薄奸滑的人如果有後，那才真是沒有天理！』

一位女朋友來訪我，她第一句話是這樣說：『今天卡爾登的片子真好！』於是，我便明白了她的來意。在三點鐘之前，我帶了一張五元的鈔票，帶了特來訪我的女友，到卡爾登去。

一個仲春的黃昏，我挾着皮包從編輯部出來，走進法國公園去，進門就遇到巴金先生和一位從日本回來的張曉天先生。他二人正在看我的法公園之夜，看見我來了，巴金就說，『現在是黃昏，你可以寫一篇法公園之黃昏吧。』張君也說，『此時的夕陽正好，最好是寫一篇法公園之夕陽。』我說，『就請你二位寫一篇夕照中』

之法公園吧！……」巴金和張君又笑着說，「這一定要你寫，『以資熟手』呀！」
「哈哈！哈哈！」我們三人都笑了。

我在許多識與不識的朋友的來信中發現一封頗爲奇怪的信，信上說：「三年前就慕着你的大名，慕着你的文學天才……曾託你心愛的人介紹我與你認識，那知她不願意介紹……現在我只得自己來寫信給你，願你賜教……」毛一波先生看了說：「這亦沒有什麼奇怪，慕名請教的事亦所常有。」巴金先生却說：「看這封信上的字跡，寫信的人一定是一位新女性。」

一日在邵洵美先生家裏閒談，傅彥長先生說：某繙譯家和某文學家，是在某處的賭場裏相識的，各道姓名之後，一聲「久仰」，遂成莫逆。